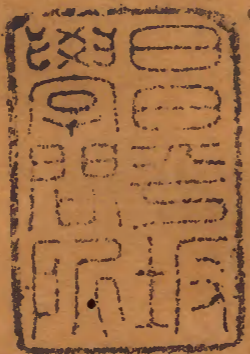


鐔津文集 十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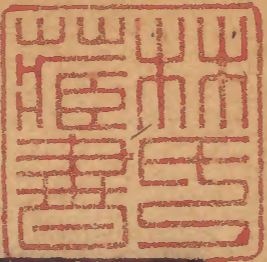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四	一〇二
函	架	七	七
冊	架	五	

內閣文庫			
類	號	四	一〇二
冊	架	五	八
函	架	三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4	
冊數		5(4)	
函號	別	5	2

共五本





鐔津文集卷第十三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志記銘 共十首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志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潭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并清軒銘 并

南軒銘 并舊硯銘 并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逾麥嶺  
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蜻蜓二山垂至臨峴  
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  
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

淺草文庫

寺門偈合澗橋過合澗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  
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涯石環恠如刻削乍覩爽然也  
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  
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  
其山起歛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  
數百里到武林遂播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馳  
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岌然也高峯  
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西又東者曰馳峴嶺俗謂馳峴  
乃語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峯又西者曰石笏又西者曰楊梅石  
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峯南起  
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於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  
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挂白猿之東

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  
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也邈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  
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其稽留之西者  
曰蓮華有巖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峯乃西域異僧惠  
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  
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障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  
有巖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巖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  
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絕浙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屏  
頭大有百峯多無名其名之者惟二十有四與城闔相去十有  
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  
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別  
號耳然其峭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

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  
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  
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  
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  
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  
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  
過騰雲塢口稍偏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  
西塢漾渟于洗耳潭渚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激灑于冷泉亭下  
經呼猿石門澗瀆激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  
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  
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  
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谷字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

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  
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  
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陁曰吉祥曰西庵其精  
舍凡十有三名其一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  
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  
寧曰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  
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  
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劇幾成村墅然無坂墾不牧牛  
犢羊豕水陸不甚汗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蘓莩自業然同其  
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  
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岷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  
出者曰月桂曰伏羣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

泉之源七其一月柱在天竺寺其一伏屏在西來峯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壩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具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真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棊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思真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巖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恠禽詭

獸惟巢物之樹故為古木松筠藥物果菰與他山類惟美苑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霽雲亭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具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巖石皆奇殊形詭狀

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于雲氣欲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弃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聞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恠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予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贖吾之心不若栖其陰數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有于此日

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三字冲寞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名或作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恠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恠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又何獨一石謂之恠耶夫獨秀石直拔數仞巖然特立於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眾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明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羣

吾鮮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亦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誦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恠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從於獨秀石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壞塏也昔沙門義懷於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闕然患其無所視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等勩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奘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若干楹內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

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傅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於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己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諭於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於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始使乎扶輪而轉藏者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於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某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某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新教編布之京闕

於我有高義今益以佗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  
書之崇福在漳南爲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  
比丘顯微爲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  
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  
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父積之  
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錢百餘  
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  
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  
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道  
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  
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內之釋迦彌勒藥師  
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

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聞則列  
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於其閣之南爲大阿羅  
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閩人偉之謂是閣  
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劫千如來者蓋在此劫與吾釋迦  
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爲博大  
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於天下後世固欲其久天者觀像以  
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  
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上善也  
是三者雖於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  
微師高行人能與人爲勝事人皆樂從之蒙竒其作佛閣意適  
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  
無謂微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丁卯之後來者有所營



為亦宜視法於微也嘉祐四年己亥孟春之晦日靈隱之永安  
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并叙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於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  
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衷金起閣於寺  
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  
十萬起閣於庭之右右者實慈氏之像左者桓臯氏之鍾又龕  
密石為涌遺與周禮潭通異義也於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  
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  
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德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  
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道莫先  
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鍾者發人之

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頓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  
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  
吾公晦豈肯徒事其上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  
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為  
又能益推道於人其於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  
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閑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通於今  
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閣復為之銘曰

惟閣鏗鍾惟閣儼像像正爾見鍾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  
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閣惟樹吾有所寓  
惟鍾惟像廼爾神獎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并叙

高齋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之美京而濯濯可視武

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多游賞而賦詠之上  
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  
莫不有清濁其氣像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  
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  
清其感人也爽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  
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於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  
山之靜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爽思慮不復滯  
滯是亦益於人多矣或有開爽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靜或  
道遠乎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至靜天地萬像有濁有清惟清感人入斯正也惟濁感人入斯亂也  
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滋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  
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情

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  
勿陋于軒茲為嘉賞勿謂外物茲為神獎惟清惟軒惟道所假  
克勤乃意彼上人也予集中不著名可疑也  
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并叙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與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  
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  
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倏燦倏或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  
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間徃徃襟袍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  
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  
吉凶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  
軒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感師  
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

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况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硯銘并叙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硯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想無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賢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作處朝暉夕靄點淡清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

金翠交昧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眠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誅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北旺潛子題

鐘津文集卷第十三

鐘津文集卷第十四

藤州鐘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述頌書贊傳評共十三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刻石見戒壇院

題廬山遠公影堂壁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後 書范曄傳後

唐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附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此音舍利 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  
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  
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 上生也善世而無善方

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百世測豈非其神之爲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共道而爲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於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專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益知佛爲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

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之於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察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於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真諸靈光寺今寺之舊名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秘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廬山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錄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以堂以示來者陸修靜

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之也。陶淵明醜酒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政隆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於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祐於天人者非蒙乃

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龍僧鳳高揖巢許遠公之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瑤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瞻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沈徃徃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於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軀軀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上竟不悟卒土崩瓦解

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忠勇過人吐詞扶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爲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爲學孰不抱氣自視爲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讎及其立於朝廷也視有不義雖大至於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於已雖視如不視雖聞如不聞徃徃從而諛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爲心子真歿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於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術仙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

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曾作元經矣續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翱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臧雜欲箴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視中說其續詩曰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士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始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  
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  
第五世時天子意甚甚或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  
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  
作遠別離以刺之至于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  
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  
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  
陽春歌以誡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  
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甫略東  
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紆餘輕世劇飲大醉寓  
意於道士法故其游覽贈送諸詩雜以神仙之說夫性之所作

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  
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脫  
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邇  
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  
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  
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  
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  
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  
墨之城沙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乎劉備三往乃見孔  
明方與備畫計何其工也及備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



權得兵刃，爰破曹操於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破秦以伐齊之利而毅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畧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遇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與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惜其輕用馬謖遂敗於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傑猶暗於知人如此况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雎變姓名自號張祿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雎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

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雎既免相，秦昭王遂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雎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邪？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勇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

仁又曰臨難

不動不

白刃交

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留侯於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  
人情得勢之盛不振主則驕時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  
往謀爲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爲幸失之不爲怨成之  
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徇王室擬准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爲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  
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  
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爲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  
善人惟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爲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  
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  
之世克諧以孝蒸蒸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  
下豈有善於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  
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  
天下豈有善於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  
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於天下之人  
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掩  
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  
非情與黨則不爲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  
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  
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惟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  
德之於無窮焉

陸贄傳

陸贄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

人莫測其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猿鳥凝秋  
澗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  
縣之司空山予少時游衡山會隱者高閔謂予曰昔陸先生子  
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  
衡山頗衆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  
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玉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  
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  
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予聞其風且歎之  
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  
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  
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於立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通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  
方嬰兒入竊匿且育之稍知其家世亦遂自匿亡於揚越間歛  
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  
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  
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  
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於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  
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  
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  
竟死於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  
涉賢聖明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智豈能傳佛心

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毘多曰佛之三昧  
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  
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  
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  
哉清也徒肆已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  
論三教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即  
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說問難凡數番輒探流俗所尚及援書傳  
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  
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  
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  
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倣或若傳法者數  
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

上正法等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  
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又謂毘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  
降迹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  
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  
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  
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  
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  
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與如來不異  
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  
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  
可謂其不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

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撞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清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於他書。獨付法藏傳云爾。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污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耶。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託問之學不足為之師。清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然。身顧其開示。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蘇亦云不可各詳評然也。

鍾津文集卷第十四

吳城寶積教寺比丘

善安

助緣銀梓

鐔津文集卷第十五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曾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原道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辯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聽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致余廼曰道與德為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而致道德苟非

仁義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德豈為虛耶道德既為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曲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夫道德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德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德謂行善亦道德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說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德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說卦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

義以直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德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德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此夫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謂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味少耳。味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乃謂之道。修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悞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或曰烏得以此忠恕而輒為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第。是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道。開通一理。為其教元。為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予此輯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濶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



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為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為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為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為味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有仁義而為其道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心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為可乎然子貢子夏為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德而正其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

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夫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為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降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

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独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執謂老子乎？子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道果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独老子之道？蓋三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析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仕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要。或本無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

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雖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虞舜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矣。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末本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也。然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穎達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茲禮運

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  
 与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  
 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苟考其無思無  
 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說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道家流者  
 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  
 長者曰老子蓋兼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  
 者上為皇下為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  
 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熾章或止  
 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耶必以老子為非則易与禮運可  
 燔矣文王孔子即為推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与孟  
 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已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与孟氏並  
 世如其可排則孟氏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

遷謂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識  
 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  
 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  
 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  
 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  
 衰孔子没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晋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  
 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  
 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汚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汚謂出於楊  
 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  
 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  
 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隱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

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汚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董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汚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度。而史臣不書。或云失書亦云。梁史不直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天子差勝之意也。其教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恥之也。韓子既攘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

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悞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悞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真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苟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

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  
問禮之深明者也被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  
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  
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  
者豈与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  
之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羌異未必一教而能周  
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  
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  
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  
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  
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共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

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  
而貴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一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  
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  
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  
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  
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  
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  
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  
或資乃三教以應其時欲其相与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与其  
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三教適時  
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學之是亦其不思之甚  
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

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五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世乎？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曷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曷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貴，吾原教論之詳矣。今益以迺子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

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尚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於獄卒，歲死刑共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余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之也。然二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詎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法也。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敎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醜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

潔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劫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思為禮。三教之人。慎淫室欲。無欲而天下猶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共也。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俱見人辟穀。遠憂其逐。仍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天出家持戒。若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妄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思愛斯煩慳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七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跡身世我。妄矣。跡心無意。妄矣。跡有為之。妄不妄。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至道可成也。語曰。子治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子曰。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厚世。迷不知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效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固為然矣。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苦累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愚矣。假其介曹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法。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偽覺之人。反皆詬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矣。默然無如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身子。須要人向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者。乃信有外形骸。以理自勝矣。始

尔雖然其前说已得欲悔言何及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后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也  
夫君子臨子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  
國大吏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猶孫則其  
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齊戒也群養  
至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者戒正心善惡不教有善  
不辜令世后世蓋當有聖賢自以道理辨至必其既死之文  
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  
子於中庸特曰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曾詠  
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一俟乎  
大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而身

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其大盛於中國孔子微意其亦  
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去聖人大盛性命之說而  
過乎佛耶斯向孔子正佛亦已效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  
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竟以是佛之  
以是佛之禹以是佛之湯以是佛之文武周公孔子孔  
子皆之孟軻以死不乃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九聖賢皆健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授也  
若禹與湯與文武周公與孔子與孟子與焉得相  
見而親相傳稟耶啞韓子據何徑傳軻若是云乎孟子曰舜禹  
至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于  
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軻其年世相去賅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



尊其所傳。欲其祝之。勝強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慕而相兼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修誠。不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一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教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老二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內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皆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該一世。茫乎未知其身世。今所以然。

也。謂生必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內自欺。亦莫知愧乎神明。嗚呼。佛法教人。內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万世事之所。然。上下千餘歲。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矣。遂翕然以佛說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慕福。信有冥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篇談滿天下。今里巷處。所見共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灑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矣。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內分之也。比以詩。而入善矣。而以佛說入矣。蓋昔益廣也。比以禮義修身。事名當世矣。而以善自內修。入神矣。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修。其善。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患。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德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矣。是亦生人萬。

分而其一乃余也。雖於猶制其為戒。衣資以養於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間益耶。佛之齋益。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蓋深。揮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與佛不侔。若其教人。世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之道也。烏可與楊墨繁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教天下。正為魯春秋。其善於善之。惡於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也。既不善則夷狄之。白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矣。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於方之。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惡。正其取舍。若乃庸人愛惡

之私。不澹何足道哉。

鍾洋文集卷第十五

鍾澤文集卷第十六

非韓中

第二

藤州鍾澤東山沙門 契嵩 撰

始既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為不識儒之  
 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心之正性根才  
 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  
 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賢道差為過耳  
 夫中庸誠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原也如此韓子固  
 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放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  
 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  
 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

平然理最為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英書可倚以爲據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爲性而英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主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

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則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矣。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爲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及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爲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一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蓋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說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說耶？噫！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說，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性通塞之其勢耳。

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者即在物矣。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莫然利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通。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余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兼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苟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也。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殆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苟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又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

謂人性之不差遠。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勅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善在乎情。而始處性之是。微也。著或韓子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有成其德性者。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偽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西，而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擊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萬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其蓋不辨乎。人与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擊之矣。

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  
其實謂人与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尔是必欲  
異乎他教之說也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者有外乎然韓子  
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芣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  
為其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益不足為訓也  
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若亦人尔自可主于禽獸也  
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万類各  
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  
長者也天下何有禽獸馴神人而為之王耶彼韓子苟恤乎夷  
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共夷  
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為其所以為生之道  
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義大敷古先  
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始惑教百姓之福以興又曰聞於師  
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  
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白民以是淳其有作若知教化  
之所繇廢抑諛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官商  
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  
之有迹若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  
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俛令學其惑之  
韓子苟欲如三王之政則三王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道耶  
或無所苟欲如三皇之世為其茫乎天運官商神化則類乎老  
子之所謂其道德若也如古之君天下共化之而不示其所以

化之一道者莫盛乎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  
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談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  
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  
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也噫鬼  
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  
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  
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以鬼矣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於  
也况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  
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  
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  
經也麟所以興事為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  
夫麟學者亦能辯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余言麟為孔子  
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批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  
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  
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  
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  
故其書起於平王而迄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  
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



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皇麒麟皆在郊極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極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所畜養也此言郊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阻眇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謂也春秋凡稱獲兵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勦勁為勝之謂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日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異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修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

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默動有師法不與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簡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待之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

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急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也急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輒請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急耶儒行曰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廣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廣而翹之又不急為也夫摺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粗略而發

之不文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摺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以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去欲其朝廷因已爵祿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預權於爵祿不充誦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隨適韓子者如傳說諸葛亮輩傳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遠來待之然以趨祿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之致之有為者也况有沈名絕迹逃越世網者耶益有視之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秦伯、夷者豈爵命百逼蔑如也韓子亦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吊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答周霄之問也

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探而不能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錯  
冗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不用可苟  
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以賤者也今韓子自薦而求  
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論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  
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賢而前天子則賢者諸侯則賢士鄉則美  
大夫則賢雁士則賢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曾不聞以書  
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者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  
朔之徒矜誕街衢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  
子謂自嚮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  
嘗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愈甚學者以執相

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  
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  
又從事其事而矜夸急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  
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效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  
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  
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  
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士君子之道必至  
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  
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  
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  
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  
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

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尚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以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訶者不謳訶益而謳訶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楊雄雖皆言傳授之子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恠韓子踈踈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

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太丘爭嗣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子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

寒浞輩素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  
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  
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累及夫禹乎語曰魏、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迹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  
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  
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列  
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  
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  
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  
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  
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  
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

平時教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世強計而與其天下  
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  
一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義大矣  
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已文章可  
以振揚功德編平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  
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  
人主遽為况乎在其年逐齟齬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  
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  
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  
夫封禪若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其平漢之

孝武其事勢雄侈。皆貴蓋百巨。禮度与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辭曲。至于岱宗。紫望秩于山川。義以傳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按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王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自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旧事。以資乎後世。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楊子雲之徒。善著書。是非今古万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辯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

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苟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子。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独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章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

正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仙，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况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於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行乎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得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

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楊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于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以雄書勝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疆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退之皆吾視此，未嘗不掩書而為其大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疆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疆也。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爭疆

論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  
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  
其人有知遂自眼而尊義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義乎。自古著  
書而其文章炳然諒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  
強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強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  
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  
悞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共  
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  
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之其人  
豈非以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之勝乎。又况其所尚以不爭為  
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

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  
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  
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  
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相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相  
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  
書勝周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  
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  
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  
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刻不出  
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  
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  
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馳騁



三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含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爻直白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于焦氏之分爻也復參之以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替以鈐乎一歲劬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歷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虞犧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虞犧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虞犧文王孔子雖童

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說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說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余耶吾恐以文章強而後生習為輕薄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楊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楊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  
諸於黃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  
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  
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  
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  
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黃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  
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  
有所見皆雜家或詩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  
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佗書或曰二妃葬  
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  
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固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

反從事而益為其說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  
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  
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并祀而校其祭禮之  
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龍并其詞曰其  
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夫社  
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  
示絕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  
之無屋與孔子校其崇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  
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尊其釋菜釋奠之禮焉可以句龍

卷第十六  
辛等比功德辛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澤文集卷第十六

